

20141023 島國前進@綠逗 黃國昌 X 馮光遠 馮哥出獄心得

陳為廷：捍衛臺灣，守護民主！

林飛帆：臺灣中國一邊一國！

陳為廷：面對全球化的挑戰，

林飛帆：面對臺灣民主的瓶頸，

陳為廷：面對國共的步步近逼，

林飛帆、陳為廷：我們的行動不會停止。

陳為廷：我是陳為廷。

林飛帆：我是林飛帆。

陳為廷：每週四晚間五點到六點，

林飛帆：歡迎收聽島國前進。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各位收聽綠逗來開講島國前進的節目，這個節目是每個禮拜四下午五點到六點，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黃國昌，我們今天非常高興在今天的節目現場邀請到一個昨天才去深造出來的，各位聽眾朋友也非常熟悉的馮光遠，馮大哥，是不是請光遠兄跟聽眾朋友打個招呼。

馮光遠：各位聽眾大家好，國昌你好，我是更生人，馮光遠，我編號 5815。

光遠你知不知道我有很多的第一次都獻給了你。

馮光遠：你第一次探監。

我第一次在臺灣探監的時候是去看你，我第一次在廣播節目擔任主持人的這個角色，你是我第一個接受訪問的來賓。

馮光遠：對，你知道，我們兩個其實很有緣，我希望那個你第一次在監獄裡面接見的時候不是我，照你這樣子的這種批法，你遲早也是跟我一樣，可能要進去的。

我想在今天的節目當中我們會跟光遠聊一聊他為什麼入監，以及在入監的這段期間當中他的一些想法，不過今天節目的一開始可能我們要從一個比較重要的新聞事件，那這個新聞事件的主角吳育昇先生也是跟我們今天的來賓……

馮光遠：我跟他很有緣。

你跟他非常有緣。

馮光遠：非常有緣，對對對。

那我們先跟聽眾朋友解釋一下說今天發生的這個新聞到底是怎麼回事，因為蒙藏委員會的主委蔡玉玲他事實上在 10 月 13 號的時候，曾經在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備詢的時候，接受立法委員質詢，他公開地表示他歡迎達賴喇嘛來到臺灣，那蔡委員長蔡玉玲女士他做出這樣的宣示以後，馬上從中國那邊國台辦他們表示強烈的抗議，對於我們蒙藏委員會在立法院所做的這個表態開始說三道四的，那不過真的誇張事情是今天吳育昇委員在內政委員會利用質詢蔡玉玲的機會的時候，他自己一開始就自表，自我表述，他說從中國國民黨的立場來看，臺灣也是中國的土地，那兩岸同屬於中國，因此我們歡迎達賴喇嘛來臺灣，事實上也是回到中國。

那當然吳育昇委員這樣子的一個質詢的內容馬上引起了民進黨籍立委陳其邁的不滿，那陳其邁進一步去追問說，對於蔡玉玲來講，他是不是贊成吳育昇他所說的，我們歡迎達賴喇嘛來臺灣也等於是回到中國，那當然面對這樣子的一個問題，蔡玉玲他在當時的時候沒有辦法，他也不願意馬上表示做出回覆，那沒有想到在會議結束了以後，那吳育昇進一步地在今天下午的時候，利用機會痛批蔡玉玲，那認為蔡玉玲他沒有辦法去捍衛所謂馬政權他們的立場，那這種政務官不要也罷，那吳育昇當然進一步提出來說，我們兩岸同屬一個中國是在我們現在的憲法架構下面本來當然的道理，那因此他認為他這樣子的說法並沒有什麼不對。

光遠哥你怎麼看吳育昇他今天在立法院利用質詢蔡玉玲的時候所做的這段

自表？

馮光遠：其實分兩個，看他對中國怎麼定義嘛對不對，如果他說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那很好，如果那個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那我們希望以後吳育昇的這個薪水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來發好不好，臺灣我們這邊想辦法就是說讓吳育昇的薪水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那邊想辦法去思考一下，怎麼樣把錢匯到他們的一部分的吳育昇的帳戶裡面，要不然就是說中國是我們的，他的所謂的我們這個中國的話，那也可以啊，那吳育昇以後麻煩你去南京上班，隨便你用哪一個中國，不管你是哪一個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呢，臺灣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或臺灣屬於中華民國，如果按照現在的憲法去解釋這件事情的話，憲法是說中華民國還是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那些國土，1949年那些事情在他們眼裡是沒有發生的嘛，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吳育昇你也不必在臺灣，因為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話，照你的講法，那你其實就去你的中國的首都叫南京，不是在台北，你去那邊上班吧，至於說飛機票怎麼算，入境出境你們自己去設法就是了。

我覺得吳育昇啊，我覺得我看你還是就是三不五時約個會吧，稍微解除一點壓力，你腦筋也許會比較清楚一點。

我想跟聽眾朋友補充的一個脈絡是說，因為當我們在去處理跟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關係的時候，我想馬政府或者是馬英九個人，他常常會提出一個論調，那個論調就是說，在現在憲法的架構之下，我們本來就是採取所謂一個中國的政策，那但是要跟各位聽眾朋友分享的觀點是說，憲法作為我們這塊土地上面最高的法律，它所有權威的來源在主權在民的原則下面，事實上都是來自於人民的授權跟抑制，那現在的問題就來了，我們現在所適用的這一部中華民國的憲法到底是經過什麼樣子的程序得到目前生活在這塊土地上面臺灣人民的授權跟承認的呢？那我相信大家如果對於歷史有一些基本的瞭解，就可以清楚地知道說，這套中華民國憲法是當初國民政府從中國大陸那邊帶到現在的臺灣來，那這部憲法從來沒有經過臺灣人民的肯認跟授權。

那這件事情事實上是一直到 1991 年的時候，隨著臺灣的民主化跟民主轉型，為了要取得在臺灣統治上面的正當性，所以那個時候的李登輝總統他才開啟了所謂修憲的程序，那只不過說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這樣子一個試圖把憲法本土化的努力，在 1991 年做的時候，那個時候有一個非常關鍵的背景，在 1991 年那一次增修條文制定，第一次修憲的時候，參與修憲的國民大會代表全部都是當初

在中國所選出來的萬年國代，也就是他並不是由臺灣人民所直接選舉出來的國民大會代表，而在那次的修憲當中就增加了我們現在所謂在增修條文當中的前言，也就是所謂「國家統一前的需要」。

那目前一直備受質疑以及備受批判的，在增修條文的第 11 條當中所去制定的「自由地區跟大陸地區」這兩個一國兩區的概念也是在 1991 年的時候，透過萬年國代他們所增加進去的，那在接下來的歷次的修憲當中，都沒有機會去修改或者是說去改變這樣子的一個憲法的架構。

但是我們如果從今天的民意，從臺灣人民主流的意見來看，事實上多次的民調已經清楚地顯示出來了，臺灣跟中國本來就是兩個國家，那就對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我們目前荒謬的一中憲法下面可以說是視為不存在，那這一個馬政權到目前為止給我們一般的公民，甚至在學校裡面的教育，它所灌輸的是一個非常奇特的概念，那個奇特的概念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明明就在世界上面存在，但是在我們的憲法架構下面還是不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存在，只是把它視為一國兩區的大陸地區。

那我想吳育昇委員今天在立法院質詢的內容也是基於這樣子的一個錯誤觀念所延滯下來的，那談到這件事情就會繼續地延續到說我們在太陽花運動的期間當中所提出來的要召開公民憲政會議，因為目前的憲政架構跟憲政體質我們在過去的幾年當中看到馬政府一而再再而三毀憲亂政的行為，那整個代議機關沒有辦法充分地反映民意，我們在授權給他了以後，面對代議士違法濫權的行為我們事實上都無能為力，那這也是為什麼去年光遠兄他才開始了所謂憲法 133 這樣子的運動，光遠你還記得你去年的憲法 133 要罷免的人是誰嗎？

馮光遠：就是我們今天這位吳先生，吳育昇，他是新北市第一選區的，三芝、石門這邊的吳育昇。

對，那我們現在在討論到說要去修改憲法的時候，事實上最大的路障就是我們現在的立法院，因為按照目前當初他們所制定修憲的條文來看，修憲的程序必須要得到全體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以上的提議，四分之三的出席，出席立法委員四分之三的通過，那這樣子的一個超高門檻的修憲門檻可以說是在現在全世界當中法治先進國家，可以說是修憲門檻最高的一個規定，這樣子一個修憲程序導致目前我們要進一步去修改我們的憲法，只要少數的立法委員杯葛，也就是在 113

席的立法委員當中，只要有 29 席的立法委員杯葛，我們就不可能去啟動任何的修憲憲改的程序。

那在我們目前的整個國家體質，總統濫權我們卻沒有一個有效的憲政機關可以來監督制衡的情況之下，再加上我們目前的憲法東拼西湊、殘破不堪，沒有辦法維持一個民主法治國家它在實行民主憲政的需要的時候，面對這麼高的一個修憲門檻，如何的讓臺灣人民成為自己國家的主人，能夠制定一套符合臺灣需要新的憲法，各位聽眾朋友從我剛剛跟各位所描述的那個過程聽起來，就可以知道我們所面臨的挑戰跟困難還有接下來要處理的工作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的多。

好，我們現在先進一段廣告，我們等一下廣告休息回來了以後，我們再進一步地請光遠我們談一談他這一次入監的心得。

(廣告)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各位繼續收聽島國前進的節目，那這個節目是每個禮拜四下午五點到六點在綠逗來開講，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黃國昌，坐在我左手邊的是我們今天現場的來賓，馮光遠先生，光遠兄您是不是昨天的時候才出獄的？

馮光遠：對，我昨天上午十點鐘左右離開台北監獄，那當然就是我的競選團隊跟我很多的朋友都在門口，我都是任憑他們的擺布，按照民間的習俗，我應該要做一些什麼事情，例如說過火啊，例如說吃豬腳麵線，我非常尊重他們這樣子的習俗，因為整個儀式的主持人是輔仁大學宗教系的一位同學，他就是說他們是有理論基礎的，他們叫我吃桂圓要幹嘛都是有他們的理論基礎，我說 OK 沒有問題，我就尊重他們，我會覺得基本上也是一個非常奇特的經驗。

可以跟各位聽眾朋友先補充一下，就是馮光遠先生他這次之所以入監服刑是因為針對之前台北市政府他們在進行所謂夢想家……

馮光遠：不是台北市政府，是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建會。

他們那個時候在為了要去慶祝 100 年國慶的時候，然後他們舉行了一個夢想家，然後一個晚上燒了兩億，那我相信這樣子的一個新聞事件跟隨便浪費公帑

的新聞，各位聽眾應該都記憶猶新。那個時候光遠可以說是第一個跳出來針對這樣子的一個隨便亂燒錢的一個可以說是嚴重地違法濫權的行為跳出來批判的人，那個時候的文建會主委剛好是盛治仁先生，那因為光遠兄他因為批評這樣子一個違法濫權的行為，所以稱盛治仁是一個人渣公務員，那因為這樣子的評論，所以最後是在臺灣高等法院被判刑拘役 20 天，那事實上這種拘役 20 天的刑期是可以選擇用易科罰金的方式就可以解決，不過光遠很特殊的是說，他並沒有選擇用易科罰金的方式，而是直接選擇進去坐牢，光遠你可不可以跟各位聽眾朋友解釋一下，你為什麼不願意就繳了錢就算了，為什麼還執意要進去坐牢？

馮光遠：因為我覺得我們批評這個政府裡面的不肖官員是我們作為媒體人、文化人的一個職責，所以其實我並不是第一個跳出來，只是我用最骯髒的話去罵他們，這是我第一個，在這方面我是經常領先的，那其實最早的我記得是鴻鴻，就是我們的劇作家也是劇評鴻鴻，然後是我一個老朋友紀蔚然，紀蔚然寫的東西非常的兇，那紀蔚然因為他在臺灣的文化圈有他的地位，接著其實臺灣這個藝術圈裡面的大咖，曾道雄老師也非常的憤怒的寫了文章。

所以其實對臺灣的文化圈來講，兩個晚上燒掉兩億一千五百萬，這個是是忍孰不可忍的事情，大家要知道兩億多，兩億一千五百萬或兩億三千萬，這個有不同的說法，幾乎是一百個藝文團體一年的用度，一年喔，就說也不過用掉兩億多一點，他們兩個晚上盛治仁就撥那麼多的錢給一個天才叫作賴聲川，我之所以說這個賴聲川是個天才，因為他光是創意費他拿了三千萬，是什麼樣子的創意值得三千萬，我在監獄裡面我也繼續再想，後來想說其實呢這個創意還結合了許多其他的學問，例如說我相信這個學問包括，這個賴聲川創意費裡面包括他必須要知道力學的一些學問，所以他這方面可能花了一些錢，為什麼是力學？因為這裡面牽扯到乾坤大挪移這東西(黃國昌笑)，所以這是力學。

譬如說他牽扯到醫學，就是說以前不是有一個，我那時候寫了那個宜蘭競選縣長的時候，20 年以前，就是張軍堂犀牛皮他的一個論文題目：「犀牛皮移植到我的臉上其法律效力之探討與追究」這個是牽扯到醫學，因為移植嘛。所以我覺得賴聲川這批人其實大概也上過這個課，所以移植這個犀牛皮到 他們的臉上，皮厚，所以這牽扯到醫學。

然後就是說這也牽涉到例如說醫美，因為他們這批人不要臉，可是出來還是人模人樣，這可能也牽扯到醫美這樣的學問。所以我後來想想看，三千萬可能是

需要的啦，以他們這些人的這些德性，我會覺得說今天盛治仁他花那麼多錢，其實這些到最後我其實以前罵他的東西，檢察官或者是審判其實我們都是贏的，我後來之所以罵他人渣公務員是因為在有一審，有一個案子裡面也是盛治仁告我，他到最後他把那個案子撤掉，他撤掉了喔，就是說他認為他會輸，所以他不要那個法官去審，所以他撤掉，我在庭上我就公然制止他，不許他撤，我說不行，我說我們要讓法官來判定我這樣子講你，我那時候講的也是很難聽的話，我要讓法官來判定就是說臺灣的這些文化評論者是不是可以講這些話，因為在憲法的言論自由保障下面，我們是不是可以講這些話來針對你們這些不肖官員我們來講這些話，我說我要讓法官來判定，我不要你來撤這個案子。

他偏要撤，我不讓撤，他偏要撤，我不讓撤，他最後呢，這個天才他竟然不繳裁判費，各位聽眾什麼叫作不繳裁判費？不繳裁判費就是說 OK 這個案子，好吧，你說不撤我就不撤，可是我不繳錢，我該繳的錢不繳了，所以那法官就說你既然該繳的這些費用你不繳，我就不審了，不審了啦，所以多聰明啊這批人對不對，他聰明到他可以用不繳裁判費，所以我那天其實很火，我說我以前罵你就是說...他說他要捍衛他的名譽所以才來告我嘛，既然你要捍衛你的名譽，那你為什麼又把這個案子用不繳裁判費的方式讓它整個廢止掉呢？我說你的名譽難道是狗屎豬糞的名譽嗎？我就用這樣子的講法，那他就先告我一個，他說我說他狗屎豬糞，欸沒有耶，盛治仁，我說你的名譽你是不是不把你的名譽當名譽，或者說你的名譽是個狗屎豬糞的名譽不值得你去捍衛，只是這樣子，可是他說我說他狗屎豬糞，好這是一件。

另外一件呢，我就罵罵他說像你們這樣子的人渣公務員，我是說人渣公務員，公務員很多種，有的勤儉的，有的浪費的，那有的就是人渣公務員，就這樣子，然後他也告，所以告兩條，告兩條的第一審，兩個都被判有罪，一個 20 天，兩個就 40 天，40 天法官就是說就大發慈悲打個 75 折，要我去關 30 天，我就上訴啦，上訴結果第二審法官認為狗屎豬糞是 OK 的，沒有關係是可以講的，所以我後來我就說 OK，那盛治仁我明明是講你的名譽是狗屎豬糞，可是偏偏你要把他定位成你這個人就是狗屎豬糞，那現在法官又說我這是對的，我是可以的，所以我現在如果碰到盛治仁，我就說欸，狗屎豬糞你給我過來，你知道就是說我可以這樣講，因為法官說 OK 的，至於說人渣公務員，他告我說我說他人渣，欸我沒有說你「人渣」，我說你「人渣公務員」，Anyway，可是他要把他自己定位為「人渣」，我說那沒關係，那我就尊重你嘛對不對，可是他這點不行，這個案子我就把它稱為人渣公務員案。

這個人渣公務員案我是輸了，那輸了法官判我 20 天，我就不繳所謂的罰金，我就是去坐 20 天的牢，因為臺灣的言論自由得來不易，我們如果一步一步退讓的話，臺灣的言論自由那真的是說前輩、民主人士替臺灣打下這些言論自由的根基會一步一步地流失，所以我們不能夠再讓步。我今天要去用坐牢的方式來顯示我們的決心，諸位聽眾，臺灣的言論自由曾經有人是用生命去捍衛它 去爭取它，鄭南榕老師，鄭南榕先生是用自焚的方式去爭取言論自由，我們這些人也不過坐個 20 天的牢，你知道真的跟鄭南榕老師比起來，我們真的是太輕了，我們這樣子的這種處罰真的是太輕了，因為我們的前輩是用生命去換得我們今天這樣子的言論自由。所以我說 OK，那去坐就去坐，無所謂，10 月 3 號進去，10 月 22 號出來，就昨天出來，就這樣子。

其實各位聽眾朋友聽光遠這樣講，或許會覺得說只是坐了 20 天的牢，沒有怎麼樣，但是老實說我自己在想這整件事情的時候，我心裡是一方面很憤怒，我一方面也很難過，為什麼會這樣子說呢？我們大家冷靜的想一想，就是...我們的政府在兩個晚上燒掉了那麼多的錢，那面對這樣子一個濫權的行為，那我們民眾去批評一個主其事的公務員，用「人渣公務員」來去表達我們的憤怒跟批評以及這整件事情的錯誤。

那當然對「人渣公務員」這樣的一個稱謂到底文雅或者是不文雅，那我相信在這個社會當中會有不一樣的想法，但是你如果是透過用刑罰的方式想要產生那個寒蟬效應，讓大家以後在面對這樣子的一個違法濫權的行為的時候都沒有辦法發聲，那事實上會摧毀我們整個民主政治的根基。

那就如同剛剛光遠兄在跟各位說明的時候，一樣，我們今天的民主政治能夠走到今天是有非常多的人他們做出了犧牲，他們做出了奉獻，那在馬政權上台了以後，在過去的這幾年我們不斷地看到臺灣的民主自由大幅地在倒退，那今天發生像光遠這樣子的案子，光遠可以說是他用他犧牲他自己自由的方式來進一步地去突顯我們目前的言論自由所面臨的危機，以及目前的整個馬政權他們違法濫權的行為，他要突顯出來進一步的荒謬。

那我們第二段的節目先到這邊，我們先休息一下，我們到第三段的時候再請光遠進一步地跟我們說一下，他在這段期間當中他自己在監獄裡面的思考以及一些經過。

(廣告)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各位繼續收聽島國前進，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黃國昌，在我旁邊的是馮光遠先生，我們剛剛聊到光遠兄在這一次夢想家批評盛治仁的案子當中，整個判決光遠必須要去入監服刑這件事情的荒謬性，事實上在這個判決出來沒有多久以後，我剛好在利用一個舉行國際研討會的機會，碰到了很多從美國 英國 加拿大還有澳洲來的學者，我事實上跟他們提到光遠這個案子，他們都非常的驚訝，他們沒有辦法想像說對於濫權的公務員他們去提出這樣子的批評，在臺灣竟然會最後的結果是必須要去坐牢，不過從整個期間上面我看光遠他的表現，他沒有任何的悲苦，我覺得他很勇敢而且很樂觀的在面對這一切，那光遠他選擇入監服刑以後，在昨天出獄了，那光遠可不可以進一步地跟各位聽眾朋友聊聊，你在這段期間當中，在監獄裡面的生活以及在裡面你所想的一些事情，跟各位聽眾朋友分享一下你的心情跟想法。

馮光遠：國昌對對，你剛剛講我沒有任何悲苦的這個，我這個人沒有辦法悲苦(黃國昌笑)，什麼叫悲苦我真的搞不清楚，很多事情到最後我怎麼都看到比較歡樂的這一面，坐牢這件事情我怎麼看到的也是比較快樂的這一面。所以我會覺得說，坐牢嘛也不過就是 20 天，其實我覺得坐牢對我來講我最對不起是我的髮型師(黃國昌笑)，因為他養我的頭髮養了那麼久，兩分鐘之內我的整個髮型全部毀了，我覺得這件事情我覺得有點對不起我的這個髮型師。

我也有點對不起我女兒，因為剛好這 20 天剛好是我女兒 20 歲生日，所以我沒有機會跟她一起過 20 歲生日，這我有點對不起她，所以我在監獄裡面還寫了一封信給女兒，後來這封信登在自由時報上面，很多人都覺得這封信其實寫得挺有意思的。

我覺得我這次坐牢我的最大的感觸是，我對於臺灣的整個獄政，以我自己看到的、感受到的當作一個例子，我坐的監是台北監獄，北監，人家說我也許會到北守，就台北……

看守所。

馮光遠：看守所，可是沒有，我最後還是到台北監獄，我自己覺得我在台北監獄

的生活是我得到非常人性化的管理，這樣子的一個感想，我覺得北監是一個其實真的是一個非常有人性化管理的一個監獄，我也許不準，因為我是在其中的一個舍，這個舍裡面關的都是短期的，短期的這些受刑人，所以我不能夠代表那些比較長期的受刑人講，可是至少在我的那一個區的牢房裡面，我看到其實是非常人性化，包括裡面的行政人員對待這些同學，我們稱之為同學，那種態度，包括像我們吃的三餐，其實都挺合理的，包括運動。

我覺得最讓我驚訝的一件事情是，我在北監的時候，我發現裡面的這些同學可以看到非常棒的書，這點真的是我嚇到了，為什麼？因為當我第二天我拿到他們給的有幾百本書的一個小小的圖書館，我看裡面的書單，我嚇到了是因為非常多很棒的書我在外面都看過，例如 Michael Lewis 寫的這本魔球，例如說像葛林斯潘的自傳，有太多的書我在上面竟然看到，也許大家對於有些美國的翻譯文學不是那麼熟悉，菲利普羅斯，Philip Roth 他的書《我嫁了一個共產黨員》，這些書都是喜歡看文學的、喜歡看小說的人非常推崇的一些書。所以我其實我在北監的，扣掉頭尾兩天，18 天裡面，我不敢相信的是我看完了 16 本書。

**我相信你在裡面的生活可能比你在外面還要正常。**

馮光遠：非常正常，包括我的三餐，我在外面有一頓沒一頓，就是說我的生活極端地不正常，我在外面早上起來晚上睡覺的時間很少是符合一般的這些市民的標準，是一個生活上面非常散漫的這種完全沒有規律的生活，可是我在那邊，20 天，你看我今天早上，我 6 點鐘我自己起來，沒有鬧鐘我就自己起來了，這個真的是荒謬到極點對我來講，我去年得了一個小中風，所以我的醫生對我的健康盯得很緊，他開了幾個藥，這些藥我當然都有帶到監獄裡面去，在這之前，從去年 8 月，國昌你知道。

**我知道我知道，那時候你還自己說自己是「微」中風。**

馮光遠：對，我是「微」中風，我的醫生就是說他其實是給我很大的壓力，他說你真的要好好地吃藥，要不然你知道很可能大禍臨頭你都不知道，我當然後來嚇到了，就算如此，我的吃藥從來沒有正常過，也許今天早上是 8 點鐘吃，可是明天也許睡到 12 點鐘，就是 1、2 點鐘才吃；後天也許是晚上才想起來我要吃藥。所以我從來沒有正常地吃藥，可是我在監獄裡面 20 天，每天時間一到，管理員就把藥遞過來說，馮先生吃藥，我說這個好像是一個多規律的一種生活，然後就

是看書，時間一到就運動，每天吃的飯也都是非常的準時。

所以我會覺得我在牢裡面 20 天，我後來有天我女兒去探監，我就跟他講看書的事情，那我女兒就是說，爸爸你好像是住在 K 書中心裡面，我說對對對，我說其實爸爸真的有點是生活在 K 書中心裡面，然後我就開始跟她談就是說，以後我出獄的時候我們其實可以來經營一個像是 K 書中心這樣把人家關到裡面去，大家的手機什麼全部沒收，斷絕所有的電器的連繫，你就在裡面給我好好看書，因為現在很多人是需要有這樣子的一個 10 天 7 天的一個跟外界隔絕的這種生活，安安靜靜的去想事情、去看書，我覺得這個是對我來講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啟發，我真的在裡面看到，例如我看那個松本清張的推理小說，看日本非常重要的作家，遠藤周作的《深河》，勞倫斯卜洛克的這個推理的系統裡面，殺手系列我是沒有看過，結果我在裡面看到了他的《黑名單》，最重要的是，很多人都應該看過《湖濱散記》梭羅的這本他獨居的，其實是在環保，在很多領域裡面都是領先的這樣子，在文學，都是非常領先的書，我在這個裡面我看到也有這本書，我借來看，我就一直在翻，以前我看不懂的，我現在後來都看懂，他裡面講獨居、講訪客，講這種最所謂的 minimalism，最節約的這種生活，我看了很感動。

反正我看了就是說太多在監獄外面我本來想看沒有機會看到的書，欸我想想不到竟然都在裡面看。

我覺得光遠真的是一個非常樂觀的人，我真的不得不佩服你，就是在自由被剝奪的那段期間當中，其實待在小小牢房，還是可以透過書本來尋求自己個人心理上面的平靜，不過我想可能各位聽眾朋友不要誤會光遠今天在這邊講的內容，可能是從比較樂觀的角度來看他怎麼樣善用他在坐牢的這段期間當中的時間，絕對不是鼓勵各位聽眾朋友要把監獄當成是一個 K 書中心，不要傳播錯誤的訊息。

馮光遠：對對對對對，我覺得就是說希望大家不要以身試法，犯了一些錯誤被送進去，可是我必須跟你講，在我的這個小小的房間裡面，他貼了一張像是一個守則的東西，其中有一條就是說我們一定要類似說像改過向善，不要做出什麼違反國家利益的事情，像這樣子的這種守則的東西，可是這點我沒有辦法遵從。

為什麼你沒有辦法遵從？

馮光遠：我沒有辦法改過，因為我覺得我做的事情沒有錯呀，所以我不能改，如

果我改的話，那以後我們看到這種不肖官員兩個晚上花掉兩億多，怎麼樣我們就是說假裝沒有看到嗎？我們就讓他 pass 過去了嗎？不能夠這樣子做嘛，所以就是說我會覺得這一點對不起，我沒有辦法要改過向善，因為我覺得是那批人要改過向善，不是我要改過向善。

其實各位從光遠剛剛回答的內容可以再一次地聽出這整件事情的荒謬，即使坐了 20 天的牢以後，對於光遠來講，他一開始本來就沒有做錯任何的事情，他的心中當然是不會有任何的悔意，那我相信這 20 天的監獄之旅對於光遠來講也不會去影響到他接下來去說他該說的話，繼續去監督政府、批判時政這樣子的一個態度。

那我們等一下廣告以後，我們就會開放現場的 call in，那 call in 的電話是台北 02-2377-0557，台北 02-2377-0557，好，我們先進一段工商服務。

(廣告)

大家好，歡迎各位收聽島國前進，這個節目是每個禮拜四下午 5 點到 6 點播出，那我們今天非常的高興請到剛剛才去進修回來的馮光遠先生加入我們，那我們接聽第一通 call in 的電話，新莊的蔡先生，蔡先生你好。

蔡先生：馮哥好。

馮光遠：你好，蔡先生你好。

蔡先生：首先我要恭喜馮哥進修回來。

馮光遠：謝謝。

蔡先生：那我想請問馮哥一個問題，這次台北市長的辯論好像並沒有邀請你，只有邀請柯 P 跟連勝文，不知道你怎麼看？

馮光遠：其實有關於這樣子的一個問題，如果是公共電視台辦的話，他們有義務要邀請所有的參選的人，可是據我所知這好像是民營的電視台，可是我必須在這邊講，任何的有關於台北市市政的辯論，候選人之間的辯論是台北市市民，就是

說聽到這樣的辯論是台北市市民的權利，如果我們今天我們是在一個民主的國家進行一個民主的競爭，我覺得公平是非常重要的，當然有一些權貴子弟他們從來(黃國昌笑)就不會照顧到弱勢，那像現在這樣子的一個，我覺得像現在這樣子我遭受到的一種待遇也是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弱勢，所以我覺得他們不去思考我們這種弱勢的參選人，我覺得也是他們天生的這個基因裡面就有這樣子的血液我也沒有辦法啦，可是我會覺得媒體應該要去思考怎麼樣子在選舉的過程裡面讓臺灣的民主更加地深化，讓臺灣的民主能夠真正在一次一次的選舉裡面得到實踐，我覺得這個是媒體要去思考的事情。

對，事實上我也相信很多聽眾朋友可能在面對今年年底這場九合一的大選當中，會希望說可能看到的不是只有候選人彼此之間互相的謾罵，那或者是說候選人他完全推出個人形象包裝，灑了大筆的銀子下去做廣告，不斷地玩不斷地玩，可能大家會比較進一步地希望能夠聽到實質政見上面的辯論。

馮光遠：不斷地辯不斷地辯。

(黃國昌笑)

好，我們第二通接通從台北來曾先生，台北的曾先生你好。不好意思，曾先生他已經下線了，那馮哥你應該知道島國前進現在一直在推動的一個運動，就是補正公投法，希望還權於民，把權利還給我們，那等一下我們再請馮哥幫我們說明一下他對於我們島國前進所提出來的這樣的一個運動的訴求他的想法跟他的理念，我們先來接聽台北李小姐的電話，李小姐你好。

李小姐：黃國昌教授、馮哥你好，我覺得你很辛苦了。

馮光遠：還好啦。

李小姐：真的很辛苦，我參加過好幾次你們的會。

馮光遠：謝謝。

李小姐：我是覺得說這一次那個割鬚尾沒辦法達成這個目標，我是客家人，我是覺得說我們客家人應該要團結團結，因為這一次要給國民黨下架，不是只有頂新

要大下架，還有那個味全，我覺得國民黨整個立委 64 位也要下架，OK 謝謝。

馮光遠：好那個是怎麼樣，我們要回答些……

沒有啦，可能李小姐她打來給馮哥鼓勵的成份比較多。

馮光遠：謝謝謝謝。

然後我們下一通接通從台南蘇先生的電話，蘇先生你好。

蘇先生：大家好，兩位好，我覺得光遠大哥辛苦了，因為在這個體制下我們都知道，真的是辛苦了，很不公平我們也知道，我是比較習慣講不叫中華人民共和國，我都叫它中國啦。

馮光遠：對，我也是，對。

蘇先生：我們一般可能會念得太長，我都直接叫它中國，因為現在是國際上這樣子搞的嘛。

沒有錯。

蘇先生：然後我們臺灣這邊是時代變遷，臺灣還沒當本位嘛，所以現在是 ROC，我不會叫中華民國，都太繞口了，所以現在 ROC 跟中國，臺灣現在 ROC 這個時代對不對，很多不公平我們還在民主進化中嘛，像是我們憲法上所寫的，ROC 憲法上，它如果照吳育昇先生講的對不對，同時一個中國嘛，那 ROC 應該統治現在的中國啊，這樣子對岸會同意嗎？我是覺得換一個角度想是這樣沒錯，如果對岸也說我們是它一部分，ROC 的憲法裡面寫的是我們為主欸，他們要聽我們話。

對，其實您說的沒有錯，整件事情最荒謬的地方就是說……

蘇先生：因為他這樣好像說這樣好像同時，但是如果它硬要講 ROC 現在憲法裡面所講，那應該中國也不敢承認，承認它要聽我們，它要當我們部下欸。

是是，謝謝。

蘇先生：大家加油。

好，謝謝你。好，我們下一通接從高雄的陳先生，陳先生你好。

陳先生：主持人、來賓你好，我想請教一下光遠兄，就是那個監票這件事情在整個選舉的公正上頭是一個相當重要一個作用，那想知道說光遠兄你在監票這件事情上頭，你在 11 月 29 號之前，跟當天你會有什麼自己的一個方式來確保每一張投給你的選票都能夠公正地被開出來而不被動任何的手腳，謝謝。

馮光遠：其實我跟好幾個跟監票有關係的公民團體，我們開過兩次記者會，我們都要求能夠讓我們的志工參與監票，可是到現在為止其實中選會也沒有任何的回應，那我相信在台北市，我相信選舉的素質會比較好一點，可是我覺得監票應該是全國的一致的，應該要讓在野的跟其他的一些公民團體在制度上面應該要有修正，讓這些團體都能夠參與監票，我相信臺灣還是很多地方它的整個民主的質感還沒有那麼好的時候，我相信還是有很多的弊案在裡面，那在這種狀態下面，我會覺得如果我們要改掉這個現象的話，其實從制度面去修改這個東西會比較重要，所以我會覺得選舉完之後其實我們要開始思考，是不是在制度面我們要針對例如說在野的人或者說沒有政黨背景的參選人，他們是不是也能夠派他們的同仁一起去參與監票，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制度面的東西，我們以後要討論。

是，今天打電話進來的聽眾朋友非常踴躍，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們是不是接最後一通，最後一通台中的蔡先生，蔡先生你好。

蔡先生：兩位主持人晚安

哩好哩好。

蔡先生：我現在是希望說有你們這些青年軍出門，我希望說你們看有辦法出力，9 月 29 號自由時報有刊登那個陳水扁總統他何罪之有，是不是請你們看詳細，9 月 29 日民進黨的黨慶，下面刊很大一篇，一半的陳水扁他所有，他說何罪之有，所有的陰謀，這些都抹黑，全部都亂打的，結果完全都沒有罪，再麻煩你們瞭解一下，能夠訴求陳水扁陳總統能夠出外就醫是不是，他何罪之有嘛，這個馬團隊

黑金掛勾，歪到謀秒謀洩(這個用中文實在不知道怎麼表示)，包括南投縣……

謝謝喔，謝謝台中的這位莊先生，我相信前總統陳水扁總統，阿扁總統他在監獄裡面他所遭受到的待遇，他所面臨到的醫療上面醫療人權困境上面的問題，以及許多很多司法的官司後來陸陸續續被判沒有罪，這樣子一個結果都是我們大家非常關心的一件事情。

那今天在整個節目後面，最後的一段時間還是要跟各位說明一下我們島國前進這個禮拜的活動，我們之前在進行了全國的巡迴，我們上個禮拜走完了台東、花蓮以及宜蘭，那我們這個禮拜要正式地去前進離島，我們在禮拜五晚上 10 月 24 號的時候會在澎湖，在澎湖的菊島之星，晚上 6 點半的時候開始，那這個禮拜六 10 月 25 號我們會前進金門，金門我們在下午 3 點鐘的時候會在總兵署集合，我們本來是要在總兵署辦一個集會的活動，不過我們提出申請了以後，金門縣的政府表示不歡迎島國前進到金門去，那因此這個場地並沒有把我們順利地借到，不過我們還是，我們說到就一定會做到，我們還是會前進金門，那天下午為廷會帶大家掃街，10 月 26 號禮拜天我們到馬祖，那今天謝謝光遠兄來到我們的節目，謝謝光遠。

馮光遠：謝謝國昌，謝謝各位聽眾。

謝謝各位聽眾。